

民国高层斗争内幕

虎鼠龙蛇闹三江

周全



●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内 容 简 介

北伐中期，蒋介石反目，宁汉分裂，唐生智（属虎）举兵反蒋（属鼠）李宗仁（属龙）卖唐，坐收渔利；刘文岛（属蛇）八面玲珑，各种人物粉墨登场，虎鼠龙蛇你倾我轧大闹三江：长江淌血，黄河饮恨，湘江横尸，国无宁日；东洋入侵，国破家亡……。全书气势磅礴，曲折动人，再现了北伐至抗日前后民国高层勾心斗角的历史大闹剧，史料翔实，鲜为人知，文笔通俗流畅，一气呵成。本书初稿曾在美国纽约《华侨日报》连载两个多月，深受海外广大读者欢迎。这次作者对全书进行修改和补充，在国内首次出版，以供读者。

目 录

- 第一章 一首打蒋卖唐的儿歌…………… (1—44)**
打掌卖糖的预兆 (1) 测字也不妙 (4)
送枪分共 (7) 群雄夜会 (10) 唯妙唯肖的比方 (13) 水火难容 (15) 擒获大奸细 (18) 舌战虎帅 (20) 一句话不慎 (23) 父子大争吵 (26) 指点迷津 (28) 不速之客 (31) 回战鼠帅 (33) 左右开弓 (36) 龙马精神 (39) 意外成功 (42)
- 第二章 唐生智不赞成混合…………… (45—87)**
混字要诀 (45) 新的交易 (47) 又一个混人 (50) 大智大勇之举 (53) 火上加油 (55) 帅上无帅 (58) 帅上有父 (61) 有人想混 (63) 狗咬耗子 (66) 穷追真逼之 (68) 谋而不能合 (71) 唐生智贪牌 (73) 汪精卫上当 (76) 一报还一报 (79) 龙潭恶战前后 (82) 西征锣鼓动地来 (84)
- 第三章 不做曹孟德，也不做楚霸王…………… (88—137)**
不肯回湖南 (88) 老蒋保唐 (90) 进退两为难 (93) 四条妙计 (95) 做正直军人 (98) 招降纳叛 (100) 刘兴退兵 (103)

绞死张国威(106) 儿歌的下半截(108) 坚决不联蒋(112) 无可奈何(115) 两条滑蛇(117) 兵临城下(120) 讨价还价(123) 唐军铁板一块(126) 异国流亡(129) 憋气和出气(131) 以诈对诈(134)

第四章 曲折艰难的东山再起……………(138—186)

喜喜忧忧(138) 真真假假(140) 大胆使用(143) 通天大圣的来历(145) 八仙飘海(148) 知己知彼(151) 人人有王牌(154) 儿歌再现(156) 吓走小诸葛(159) 猛虎困京城(162) 力戒女色(165) 悄悄密会(167) 有菩萨无庙堂(170) 小摆寿宴(172) 防不胜防(175) 疑上加疑(177) 战鼓又西来(180) 纵虎归山(183)

第五章 盛极一时的河南反蒋……………(187—231)

不打不相识(187) 天才虎帅(189) 歪打正着(192) 急煞南天(195) 蒋介石的拥抱(197) 背地里磨刀(200) 不杀韩复矩(202) 联络杨虎城(204) 将帅不一(207) 只好恁天断(210) 疑神疑鬼(212) 天不作美(215) 蒋介石反击(217) 雪地大血战(220) 拦腰截断(223) 元气大伤(226) 全军覆没(228)

第六章 老蒋要反, 儿子也要生……………(232—273)

只身出走(232) 坐猪车的滋味(235) 小站脱险(238) 一网打尽(240) 神秘电报(243) 以蛇制蛇(246) 攻入长沙(249) 香港避难

(251) 患难中的蜜月(254) 梅开三度(257)
争夺湘军(260) 风满潇湘(262) 湘南重聚会
(265) 风云又变(267) 功德圆满(270)

第七章 蒋介石宋美龄送给他巧克力…… (274—320)
甘居蒋下(274) 夫妻纠葛(276) 好色疑案
(279) 狗通人性(281) 气冲霄汉(283) 兄
妹约法(286) 不说话不行(288) 一语惊四座
(290) 蒋介石点将(292) 国难和家愁(295)
勉为其难(297) 把握八个字(299) 难师难友
又聚头(301) 妻妹作对(304) 骡子精神(307)
——傻子不怕多(309) 大胆要军队(311) 葫芦里
的奥秘(313) 骑虎难下背(316) 巧克力糖的
妙用(318)

第八章 他一枪打死了“张氏”…… (321—361)
亲临第一线(321) 坦克车上阵(323) 好计不
能用(325) 天马行空(327) 日军劝降书(329)
枪毙爱犬(331) 血与火的较量(333) 战隙间
一夜(335) 虎死不倒威(337) 不怕飞机炸
(340) 拼死守京城(342) 不肯撤退(344)
很难转弯(346) 伤兵改难民(348) 最后的支
撑(350) 忠孝难全(352) 最后一船(355)
骨肉情深(357) 惨绝人寰(359) 恐怖消息
(361)

第九章 鼠不配为十二生肖之首…… (363—409)
老蒋要杀人(363) 勇闯辕门(366) 明枪容易
躲(368) 暗箭最难防(370) 复杂内幕(373)

神奇秘闻(375) 叶蓬的来意(377) 汪精卫的
用心(379) 不欢而散(381) 访碑寻师(384)
善哉菩萨行(386) 妙也金猫赋(389) 老父的
心愿(392) 将计就计(394) 帮老蒋镇坛(397)
爱莫能从(399) 骡子的真意(402) 两位来客
(404) 怒斥叶蓬(406) 难了孽缘(408)

第一章 一首打蒋卖唐的儿歌

一 “打掌卖糖”的预兆

打掌掌，卖糖糖；
唆花狗，咬姑娘。
咬了姑娘手，
又咬姑娘脚；
不要钱，不要药，
只要花狗赔臭脚。

这是流传在湖南省湘南地区一首古老的儿歌，在东安县尤其家喻户晓。一天，被北伐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的父亲唐承绪老人听到了，心中一震，觉得这首歌唱的不是“打掌卖糖”，而是喻意着“打蒋卖唐”，因为东安人读“掌”字和读“蒋”字是一个音，正好巧合，于是，他连忙命身边陈副官抄录下来，揣在衣袋里，打算从东安老家带回汉口去，给儿子看，劝儿子不要打老蒋，免得自己被出卖。看来老人准备把这首儿歌作为说服儿子不进行“东征倒蒋”的法宝。

当时，北伐大军拿下武汉和南京之后，国民革命政府内部发生了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共事变之后，又在长沙策划了马日事变，挖了唐生智在湖南、湖北两省的墙脚，逼得唐生智处处被动，因此，心里恨透了蒋介石，非要打倒蒋介石不可！

这样大的事情不能不使唐承绪老人提心吊胆，昼夜不安，

不能不想方设法劝阻儿子呵！

这位年近花甲的长须老人从东安到汉口，坐了一天一晚的火车，累得气喘吁吁地，一进门就躺下了……

总司令部的陈副官连忙跑到前厅，向日理万机、累得双眼深陷、颧骨高耸、胡子楂楂、声气嘶嘶的唐生智报告消息。

唐生智听说父亲回来了，不顾夜深人静，立即赶到后面内室来看望，问：“爹爹，您还好么？”

“我不要紧，我耽心你。”

“耽心什么？”

“你一定要东征倒蒋吗？”

“嗯。”

“不打不行么？”

“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

“唉！我这次回到老家，乡中父老都说：你创下这个局面不容易，超过了你爷爷的业绩。你爷爷只当过广西一省的提督，而你现在管好几个省了。他们劝我要守住你，要我劝你守住这番功业，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呀！”

“哼！我这个人动惯了，闲静不下来。”唐生智不以为然地冷笑了一声，他觉得爹爹也真是咸婆婆操淡心，太多虑了。每逢紧要关头，总是出来扯后腿，自己已经是近“四十而不惑”的人了，难道还要象管小孩子那样管着我么？

“孟潇，最近乡里兆头不好，到处都在唱一首儿歌。”

“唱儿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首儿歌就是唱的打掌卖糖呵！”唐承绪一口道地的东安话，“打掌”说成了“打蒋”。

“怎么唱的？”唐生智问。

“我记不全了，好象是这样的：

打掌掌，卖糖糖；

唆花狗，咬姑娘。

咬了姑娘手，

又咬姑娘脚，

不要钱，不要药，

只要花狗赔臭脚。”

“哈哈……这是首流传了百八十年的老儿歌嘛！”唐生智笑了，怪父亲真会开玩笑！真是越老越糊涂，也不看看我这个总司令现在统领几十万军队，哪个又卖得动，买得起呵？何必杞人忧天，自寻烦恼？

“曹孟德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不也只是周郎赤壁一把火就烧得干干净净么？”唐承绪见“法宝”不灵，儿子不听劝，气得讲出不吉利的话了。

“这……”唐生智不觉一怔。

“孟潇，你和孟德同一个孟字，加之你信佛之后，取法名曼德，又同一个德字，这些都不是好兆头呵！”

“这……”唐生智一听，猛地惊骇起来。

他不信儿歌，却非常相信佛门谶语。比方说：他有同母兄弟四人，本来是按照孟、仲、叔、季和潇、资、沅、澧交错取号；他老大生智，号孟潇，老二生仁，号仲资，老三生毅，号叔沅，老四生明，号季澧。但长沙人为了称颂他的功绩，却硬说不是“孟潇”，而是“梦肖”，说他出生时，爹爹老子做了个梦，梦见当年攻打长沙的太平天国大将肖朝贵进了屋；这本来是牵强附会地胡诌；但是，唐生智却很相

信，很珍惜长沙人对他的这种“恭维”。他还专门向父亲问过这件事。

“爹爹，您到底梦见过肖朝贵没有？”

“梦见肖朝贵有什么好？他打长沙时死了。”

“那梦见谁了？”

“记不得了！好象梦见过石达开。”

“石达开后来不也死了么？”

“不死怎么转世投胎变成你呢？”

“这……”

当时，他很相信这些，也觉得自己应该是太平天国的天将下凡，才能干出这样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因此，他就常以“新长毛”自命，所谓“新”，就不仅与蒋介石、李宗仁不同，不同于他们反共；而且，与洪、杨之辈也不类，不类于他们相信帝国主义者所信奉的耶稣教。

但这时，他觉得父亲讲起曹孟德下江南的故事，讲起“孟”字和“德”字的相同，就觉得不无所兆也不无所忌了；觉得似乎真会有一定的不祥和凶征，于是，他默默沉思起来……

二 测字也不妙

几天后，唐生智独自沉思地在江边闲步，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警卫团的驻地，只见营房内肃宁清静，空无一人，感到十分奇怪，也觉得让自己四弟唐生明来担任这个团长重任，似乎是太嫩稚了一点：才22岁，从黄埔四期毕业不到一年，就一步登天地爬了上来，主要原因是前任团长卢德铭参加

南昌起义去了，才让他这个营长递升的，真是太快了！原先在黄埔军校当唐生明顶头上司的陈赓，现在反而成了他的下属营长，这未免太不公平了！加之，这个团长成天吊儿浪当、花天酒地，茶楼进，饭馆出；下面的弟兄们也就懒懒散散，赌博成风，推牌九、掷骰子。此时此刻，还不知都躲到哪儿过瘾去了哩！

忽然，从后院里传来一阵哄笑声，看样子好象都在食堂里胡闹什么，于是，唐生智不动声色地悄悄走过去，打算亲自抓一回赌，刹一下歪风邪气……

他隔着窗户站在外面，从纸糊缝隙中悄悄往里看，只见自己那位容态端庄、方头大耳的四弟唐生明和一群官兵正围着第八军一位幕僚——阮先生在测字哩！

“你想问什么？”瘦削如柴的阮先生作古正经地问。

“问时局。”唐生明也正经八本地答。

“请报个字吧！”

“就是我大哥唐生智的智字！”

“哎呀！大事不好呀！”阮先生显出十分惊慌失措的神色，忧心忡忡地说：“智字上部是个知字，知者，矢口也，倘若一出头，变成失口，就是失汉口了！”

“那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是大家都要劝唐孟公，凡事不要强出头，才能保得住汉口不失！”

“这……”唐生明知道，目前大哥出头露面要反蒋，是已经吃了秤它——铁了心的；除了父亲之外，谁也不敢去劝他。自己一个小小的老弟，根本没有资格，也不想去劝，而且他内心里也只望反蒋胜利，打到南京六朝金粉之地去“观

光观光”，打到上海摩登繁华之城去“白相白相”。因此，他不是从消极悲观的角度而是抱积极乐观的想法来问“时局”的，想不到一问就失去了汉口，但他还是不死心，又问：“那么武昌呢？”

“这武昌么？……”阮先生沉吟一阵，仍然面带愁容地说：“智字下部是个日字，日乃武昌之昌字一半也，武昌也保全不了啦！”

“胡说！”唐生智听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一脚踢开紧闭的房门，冲了进去，两眼炯炯，咄咄逼人，八字胡须，一闪一闪地，威严得就象一只老虎要吃人，吓得阮先生连忙站立起来，双手垂膝，低头不语……

唐生明心里清楚：大哥是属虎的，有虎一般暴躁脾气，又是统领大军的堂堂统帅，而自己比他官阶小一大截，年纪小一大把，是属蛇的，世上只有龙才配与虎斗，连属鼠的蒋介石都不能跟虎斗，自己这条小蛇就更无法跟虎争的了，此时此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只有象蛇一样溜之大吉为好……

“回来！”唐生智一声大喝叫住了唐生明，他让别人都走，阮先生也走，唯独留下自己四老弟来，准备狠狠教训一番。

“……”唐生明只好乖乖地坐下来挨训了。

“站起来！”唐生智连坐也不许他坐，叫他立正站好，双眼平视地望着正前方，毕恭毕敬地听训：“你身为团长，不严肃军纪，反而扰乱军心，涣散士气，安的是什么心？呵？”

“报告大哥！”唐生明以标准的军人姿势回答：“我是

衷心拥护大军东征反蒋讨蒋的，我还为头纠集黄埔同学联名通电声讨老蒋，这是请陈赓、罗瑞卿等拟好的电稿，正准备送您审阅哩！”

“呵？”唐生智没想到小老弟还有这一手，他似信非信地接过电稿一看，嘿！还真写得不错哩！用蒋介石自己过去所说过的话来反对蒋介石，的确是很高明的一招！

“报告大哥，此电可发么？”

“还要改改。”此时，唐生智语气缓和多了，他耐烦耐意地开导老弟说：“总不能只字不提分共吧？再说，陈赓、罗瑞卿、林彪等人还在你那儿当营连排长，人家都知道他们是共产党，现在各军各师都把他们的的人送走了，你还留着，还让他们也列名其中，人家岂不又要攻击我分共不力么？何健、李品仙一直在坚持先分共、后东征！我不肯，就讨不成蒋呵！”

“这……”

“还是让陈赓他们也走吧！”

“是。”

唐生明懂得大哥的难处，只好同意了。

三 送枪分共

这时，湖南正在酝酿秋收起义，唐生明就让陈赓等人去浏阳，他们临走前想搞一批枪支到文家市去，悄悄地和唐生明商量：“行不行？”

“怎么不行？只是这个月初我支持卢德铭去南昌把人枪拖走不少，参谋长龚浩管得很严！”

“是不是直接跟你大哥说？”陈赓问。

“不用说！一说反而难办了！现在南京、广州、河南、四川都在指责我大哥和汪主席防共过迟，分共不力，要把他们俩排挤出中央哩！他如果同意了这件事，就会坏了东征讨蒋的大局！”

“那……怎么办呢？”

• “我有办法。”

第二天，唐生明找到总司令部陈副官，神乎其神地扯起“乱弹”说：“这几天，总司令心绪不好，想到幕阜大山去打一次猎，要我带一批人去打个前站，选择一个好猎场，你给我派个连吧！”

“呵。”陈副官对唐生明的话似信非信，但从不违拗，他是唐母陈老太太娘家的侄儿，知道老太太最喜欢的就是这位四公子，要是得罪了就没有好日子过；加之，这几天，他也为总司令父子间发生分歧而苦闷，也想总司令真能出去消遣消遣，于是关切地说：“哟！那边不太安全吧？”

“怕什么？多带点枪，带好枪，就行了！”

“好吧！”

于是，陈副官调了一个加强连，每人一支新式步枪，外加一支驳壳手枪，让唐生明带着出发了。

唐生明和陈赓等到了文家市，起义军指挥部开了一个热烈的群众大会欢迎他们，请唐生明在会上致词，他毫无准备，也素无口才，只好请陈赓代劳，但陈赓讲了之后，还是要请他讲几句，讲一句也是好的，表示表示意思嘛！

“嗯。”唐生明只好红涨着脸走上讲台，敬了一个礼，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该怎么说，又敬了一个礼，最后，还是

挤出了一句话：“我们这一连武器，都送给你们了！”

“好！”台下一片鼓掌声。

唐生明在掌声中走下台来，走到连队面前，叫弟兄们把长枪短枪统统交出来，架好挂好，连身上军装也脱下来，折好码好，一概送给起义军，然后向右转，领着队伍回去了……

要枪之前，唐生智就知道了这件事，又从陈副官说话口气中明白了一切，心中有数，没有说什么，没有责怪陈副官，也没有惊动唐生明，唐生明也一直心照不宜地再不起，就象它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久而久之竟淡忘了，直到经过六十个年头以后，唐生明向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谈起时，才得到肯定的确认。

唐生明送枪分共之后，又找人修改了黄埔学生讨蒋通电，再去找大哥请求审核，唐生智却有意考考他，问：“究竟我们为什么要东征？”

“这……”唐生明痴了天，说良心话，他根本还没有看过这份电稿；也从没认真想过这类问题。当卢德铭要他支持人枪物资时，他满口答应，说：“你走了！我就可以当团长了！”可见他通共也好，反蒋也好，并不是思想如何进步，如何远见卓识；可以说都是糊里糊涂干的。但说糊涂也不糊涂，在当时情况下他能合作就很简单，他讲不清白，心里却明白，小时候喜欢看三国演义，就最喜欢关云长讲义气。于是，他回答大哥说：“陈糜救过老蒋的命，而现在老蒋要杀他，这太不仁不义了，我就是要打这个抱不平！”

“嗯。”唐生智笑笑，觉得对于这位老弟不可以高深理喻，只可以打浅显的比方，于是也凑趣似地说：“蒋介石不

仅不仁，而且不智不勇！还记得吗？去年长沙检阅时，连马都怕骑得，算什么勇？打武昌时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用兵，算什么智？”

“对！只有大哥您才算有仁有勇有智！出人头地的大仁大勇大智！”唐生明刚一说完，就立即收口，他突然想起了阮先生的话，出人头地的智，是要失口的。唉！自己牙齿不关风，说话也失口了。

“嗯。”唐生智并不在意这些，只是郑重其事地嘱咐小老弟说：“最近，反对我东征讨蒋的大有人在，蒋百里老师也从江浙专程赶来了，估计南京方面还可能派些奸细来活动，你要加倍防范，不可大意！”

“是。”唐生明这次回答得很响亮……

四 群雄夜会

192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气候暖暖和和。

在汉口一家灯火辉煌的酒楼上，特座室内，摆着一桌昂贵而丰盛的佳肴，座上坐满了全副戎装的高级将官，他们正在传杯换盏，畅饮高谈……

坐在东头上首主宾席上的一位年近半百的长者，他那威严而慈祥的仪态，令人可敬可亲，但那沉静而缄默的神情，又令人难猜难测。因为，无论主人和陪客们怎样热情地向他敬酒敬菜，怎样殷勤地向他祝福祝功，他都是笑而不言，或者欲言又隐，往往露那么一点话头，又把余音缩了回去，令人丈二金刚——摸不着他的头和脑。

这场佳宴的主人是东征军总司令唐生智。他今日也象那

位客人一样，神情恍惚，心事重重；不过，由于来客是自己阔别数载的最尊敬的良师，陪客又是自己共事多年的最亲信的部属，他不能把心事形诸于色，更不能有丝毫慢客失礼的表情……

说实在话，他对于良师自远方来，是悦乎之至的；即使自己内心有许多积闷也是不难冲消的。今天，他把众多的保定同学请来，共同陪昔日保定军校的校长——蒋百里老师，一同吃酒，也有他的一番用意。

“蒋老师，同学们！”唐生智又举起酒杯站了起来，说：“我们过去在保定军校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会有今天吧？今天在座的都成了军队的将官，国家的栋梁了，这都是蒋校长当年苦心培育的结果，我们北伐之所以取得成功，也都有蒋老师险居敌穴的功劳。是他老人家，巧妙地蒙蔽了吴佩孚，使我们能够顺利地赶跑赵恒惕；又是他老人家，机智地稳住了孙传芳，使我们能够迅速地拿下武汉三镇，最后将两大顽敌各个击溃。所以，我经常说：从辛亥革命以来，蒋先生就是一位深沉的爱国者，是一位了不起的无名英雄，让我们再敬他一杯！”

“请——”众人异口同声地附和着，欢呼着。

“谢谢，我功劳有限，酒量也不佳，愧领了，愧领了。”蒋百里仍然微笑着，象征性地举杯喝了一口，欲饮又止了。

在今天的宴会上，除了唐生智以外，其余的人都不知道蒋老师是奉蒋介石之命而来。因为，当时的武汉政府，上上下下，正响彻着一片反蒋之声；处处关隘，正集结着支支倒蒋之兵。谁还敢来代表蒋介石说话？幸亏前段时间，为“分共”问题内部极不一致，多少冲淡了一些倒蒋的气氛，要